

Lighthouse Keeping

Jeanette Winterson

守望灯塔

〔英〕珍妮特·温特森 著 小庄 译



守望灯塔

〔英〕珍妮特·温特森——著 小庄——译

CSB

湖南文艺出版社



Lighthouse Keeping by Jeanette Winterson
Copyright© 2004 by Jeanette Winterson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3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灯塔 / (英) 温特森 (Winterson, J.) 著; 小庄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7
书名原文: Lighthouse Keeping
ISBN 978-7-5404-6189-8
I. ①守… II. ①温… ②小…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1309号



[英] 珍妮特·温特森 著 小庄 译

出版人 陈望
出品人 陈望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3室(200020)
责任编辑 傅伊
封面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6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04-6189-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80270006

目 录

两个大西洋	003
黑暗中的已知点	035
太阳的房客	059
大博览会	075
大洪水之前的某地	109
新生行星	127
说话的鸟	147
一些伤口	167
棚屋	199

守望灯塔

〔英〕珍妮特·温特森——著
小庄——译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两个大西洋

母亲叫我西尔弗¹，我生来就是一部分贵重金属、一部分海盗的杂种。

我没有父亲，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即便是那些有父亲的孩子，也经常会惊讶于见到他们。我的生父来自海上，又回到了那里。一天夜里，海浪像黑色玻璃碴一样冲刷上来，一艘渔船在我们这里搁浅了，父亲正是船上的水手。他那艘破碎的船支撑了很久，足够他在母亲的身体里抛锚。

一大群“小鱼儿”争夺存活的机会。

而我胜出了。

1 西尔弗，原文为 Silver，有金属银之意。

我住的房子建在陡峭的堤岸上。椅子必须钉在地板上，所以我们从不被允许吃意大利面。我们吃的是那些可以粘在盘子上的食物——土豆泥肉饼、炖牛肉、意大利烩饭，炒蛋。有一次我们试了试豌豆，结果真要命，后来我们时常在各个角落里发现落满灰尘的、绿色的小点儿。

有些人在山上长大，有些人在山谷里长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地上，我却是倾斜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之后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生活。

夜里，母亲会把我塞进一张吊床里，吊床靠着陡坡斜斜地挂着。在夜晚温柔的摇曳之中，我梦见自己去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不必对抗自己身体的重量。平常，只不过为了爬到家门前，母亲就不得不用绳子把我们绑到一块儿，像一对攀岩的人。一次失足，我们就会摔到躺着兔子的铁轨上。

“你不是爱外出的那种人。”她对我说，尽管这多半和外出一趟困难重重有关。当其他的孩子出门告别时，会被不经意地嘱咐“你戴了手套没”，我得到的则是“你安全带的所有扣子都扣紧了吗”。

为什么我们不搬走？

我母亲是个单亲妈妈，未婚先孕。我父亲来叫门的那晚，家门正好没上锁。所以后来她被送到了山上，远离小镇，结果很奇怪：从此她便低着眼睛看这座小镇了。

索尔茨，我的家乡，一个海浪翻腾、岩石崎岖、沙滩上围了一圈贝壳的小镇。啊，还有一座灯塔。

人们说，观察一个人的身体就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这在我那条狗的身上显然是对的。我的狗后腿比前腿短，这是因为后腿总拿来刨坑，而前腿总用来攀登。在平地上，它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这为它增添了几分欢乐感。它并不知道其他的狗前后腿是一样长的。如果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它会认为所有的狗都和自己一样，因此不会像人那样陷入痛苦的病态的反省，对任何一个反常的曲线心怀恐惧，或者认为那是一种惩罚。

“你和其他孩子不同，”我母亲说，“如果你没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你最好建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这些话她用来形容我的怪癖，实际上正是她自己的特性。这些用来描述我古怪性格的词语更像是在描述她自己。她才是那个痛恨外出的人，那个没法在被给定的世界上活下去的人。她渴望

我获得自由，却尽一切努力确保这永不会发生。

不管喜欢与否，我们被捆绑在一起，我们是攀登的伙伴。

然后，她掉下去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那天风吹得很猛，足以把鱼鳍都掀走。那是在忏悔节¹，我们出门去买做烤薄饼的面粉和鸡蛋。家里一度养了几只母鸡，但是鸡蛋总是滚跑了，我们的母鸡是这世上唯一需要一边下蛋、一边用喙固定自己的母鸡。

那天我很激动，因为翻烤薄饼是很适合在我们的屋子里做的一件事——火炉下方陡峭的斜坡使摊开、翻转薄饼的仪式变成了一种爵士舞。我母亲一边跳舞一边烹饪，她说这样有助于她保持平衡。

她向上爬着，背着采购好的东西，拖着后面的我，就像拖着一个事后回想起来的念头。接着，某个新念头一定笼罩了她的思绪，因为她突然停下来，半转过身。就在那一刻，狂风大作，像一声尖叫，而母亲的尖叫声随着她失足跌落而迅速消失了。

1 忏悔节那天英国有烤薄饼的风俗习惯。

刹那之间，她从我身边掉下去。我正紧紧抓着一棵带刺的灌木——想来是鼠刺，一种又粗又咸的灌木，能经受海水和海风的考验。我感到它的根部松动了，如同死亡的墓穴正在打开。我用鞋尖向沙土坡上猛踢，但踢不进去。我们即将一起跌落，从峭壁跌落进一个黑暗无光的世界。

我再也抓不住了，我的手指在流血。接着，我闭上眼，准备就这么坠落时，身后所有的重量似乎都消散了。灌木也不再松动，我把自己拉到上面，爬过这丛灌木。

我往下看。

母亲不见了。绳子靠着石壁半悬在空中，我伸出胳膊，收回绳索，大声喊着：“妈妈，妈妈！”

绳子收得越来越快，我把它卷起来，放在旁边，手腕磨得火烧一般疼。接着，双排扣出现了，再接着是安全带。为了救我，她解开了安全带。

十年前，我穿越空间，找到她身体里的通道，来到了这个世界。现在她穿越自己的空间，而我却无法跟随。

她走了。

索尔茨有自己的风俗。当大家发现我的母亲死了，而我孤身

一人，他们就谈论该拿我怎么办。我没有亲戚，也没有父亲。我没有继承任何遗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除了一座倾斜的房子和一条斜腿的小狗。

最终，人们表决同意，由小学教师品奇小姐来处置这件事，她对付孩子很有一套。

那是我失去母亲后、变得孤苦无依的第一天，品奇小姐和我一同回家打包我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拿的——主要是狗盆、狗粮和一本《柯林斯世界地图集》。我想带些母亲的东西，但品奇小姐觉得这样做很不明智，尽管她没有说为什么，或者为什么明智能带来好处。她关上我们身后的门，把钥匙丢进她那棺材形状的手提包里。

“等你二十一岁那年还给你。”她说，她说起话来总像一张保险单。

“那之前我住哪儿？”

“我会去问一下，”品奇小姐说，“今天你可以和我回栅街住一晚。”

栅街是在主干道背后盖起来的一排房子，由黑砖堆砌，上面有海盐的蚀痕，漆皮都掀起来了，黄铜把手上布满绿锈。这原是

有钱的生意人的房子，但是索尔茨早就没有什么有钱人家了，如今所有房子都围起了栅栏。

品奇小姐的房子当然也有栅栏，她说她可不想招来小偷。

她拉开被雨水和海水浸透的栏板门，打开大门上的三重锁，带着我走进一条黑黢黢的过道，又转身紧紧闭上了门。

我们走进厨房，她没问我饿不饿，就扔给我一盘腌鲱鱼，然后给自己煎了个鸡蛋。我们一声不吭地吃起来。

“睡这儿。”晚餐结束时她说。她将两把餐椅拼起来，其中一把上面有个坐垫。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一条鸭绒被——那种露在外面的绒毛比装在里面的多、最多只用了一只鸭子的毛的鸭绒被。从被子的凹凸不平来看，我觉得里面可能塞进了整只鸭子。

于是，我躺在鸭毛、鸭掌、鸭嘴、玻璃般的鸭眼珠子和翘起来的鸭尾巴下面，等待天亮。

我们是幸运的，即便我们中最不幸的一个也是，因为天总会亮的。

碰上这种事情只能贴告示。

品奇小姐把我的遭遇写在一大张纸上，把它贴在教区的布告栏里，任何有爱心的都可以申请收养我，教区议会 will 仔细审核他的信誉资格。

我跑去看告示。天正下着雨，周围没有人。告示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我的狗，于是我自己写了一张小纸条，别在告示下面：

一条狗，棕白相间
粗毛小猎狗，前腿八英寸长
后腿六英寸长
不能分开

然后我又有点担心人们会误以为这是说狗腿不能分开，而不是说我和它不能分开。

“你不能把狗强加给别人！”品奇小姐站在我身后，她长长的身体像一把收起来的雨伞。

“它是我的狗。”

“没错，但你又是谁的？我们都不知道，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狗。”

品奇小姐是达科牧师的直系后人。事实上，有两个达科——一个曾住在这儿，也就是达科牧师；一个宁死也不愿住在这儿，他是达科牧师的父亲。先说第一个达科吧，第二个待会儿再说。

达科牧师是索尔茨本地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人物。一八五九年，

我出生的一百年前，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他来到索尔茨拜访问达科。这是个说来话长的故事，就像世界上大多数故事一样，没有结局。它也有结局——一直如此，但故事会穿过结局持续下去——一直如此。

我假定这个故事始于一八一四年，那年议会下达法令，授权北方灯塔委员会“在苏格兰有必要修建灯塔的海岸、海岛上增建灯塔，并予以维护”。

在苏格兰大陆西北角上有一片荒凉的空地，盖尔语称做“阿姆帕尔波”，意思是“转折点”。至于转向哪里，或者从哪儿转起就不清楚了，也许有很多意思，包括一个人的命运。

朋特蓝湾和明奇海峡在这里交汇，向西眺望可见路易斯岛，向东则是奥克尼郡，但往北只有大西洋。我说“只有”，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意思，包括一个人的命运。

故事现在开始了——它可能发生于一八〇二年，当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海难，船上的人就像羽毛球那样被抛进海里。有一阵子，他们像软木塞一样漂着，水面上只看得见他们的脑袋，但很快就像软木塞那样沉下去，他们贵重的货物和他们的祈祷一样，对生命毫无用处。